

卷卅卅  
三二一卅



1 91522

念親恩孝女藏兒

子息從來天數

最是無中生有

堪令耳目新奇

原瓶力能為

書齋

草

原瓶力能為

書齋

草

話說元朝時都下有個李總管官居三品家業巨富年過五十  
 不曾有子聞得樞密院東有個算命的開個舖面譚人禍福無  
 不奇中總管試往一算於時衣冠滿座多在那裡候他挨次推  
 謂總管對他道我之祿壽已不必言最要緊的只看我有子無  
 子算命的推了一回笑道公已有子了如何哄我總管道我突  
 不曾有子所以求算豈有共汝之理算命的把手輪了一輪道  
 公年四十即已有子今年五十六了尚說無子豈非哄我一個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爭道實不曾有一個爭道決已有過遞相爭執同座的人多驚  
 呀起來道這怎麼說算命的道在下不曾差待此公自去想只  
 見總管沉吟了好一會拍手道是了是了我年四十時一婢有  
 娠我以職事赴上都到得歸家我妻已把來賣了今不知他去  
 向若說四上該有子除非這箇緣故算命的道我說不差公  
 命不孤比子仍當歸公總管把錢相謝了作別而出只見適開  
 同在座上問命的一個千戶也姓李邀總管入茶坊坐下說道  
 適閒聞公與算命的所說之話小子有一件疑心敢問個明白  
 總管道有何見教千戶道小可是南陽人十五年前也不曾有  
 子因到都下買得一婢却已先有孕的帶得到家吾妻適也有  
 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歲了適閒聽公所言

莫非是公的令嗣麼總管就把婢子容貌牙齒之類兩相質問無一不令因而兩邊各通了姓名住址大家說個客拜各散去總管歸家對妻說知其事妻當日婢姬做了這事而今見去無嗣也有些慚悔哀憐已不得是真次日數千戶到家敘了同姓認爲宗譜盛設款待約定日明到他家裡去認着千戶先歸南陽總管給假前往帶了許多東西云餽送與千戶並他妻子僕妾多有禮物坐定了千戶道小可歸家問明此婢果是宅上出來的回命二子出拜只見兩個十五六的小官人一齊走出來一樣打扮氣度也差不多總管看了不知那一個是他兒子請問千戶求說明白千戶笑道公自認看何必我說總管仔細相了一回天性感通自然識認前抱着一個道此吾子也千戶

今事奇觀

卷之二十

二

點頭笑道果然不差於是父子相持而哭矣觀之人無不墮淚千戶設宴與總管賀喜大醉而散次日總管筵席就借設在千戶所上酒閒千戶對總管道小可既還公令即了豈可使令郎母子分離并令其母奉公同還何如總管喜出望外稱謝不已就攜了母子同回却下後來通籍承應官也是三品與千戶家往來不絕可見人有子無子多是命裡注定的李總管自己已信道無兒子豈知被算命的看出有子到底得以團圓可知是逃那命裡不過小子爲何說此一段話只因一個富翁也犯着無兒的病症豈知也係有兒被人藏過後來一日識認喜出非常開了許多骨肉親疎的關目在裏頭聽小子從容表白出來

是親越換 不親不換 財甚拳拳 願非枝葉 莫酒流裝 是  
終酒骨血 如何如婦 恐附兩絕 必是前生 非常冤業

話說婦人心性最是妒忌情願看丈夫無子絕後說着買妾置  
婢抵死也不肯的就有個把被人劝化勉強依從到底心中只  
是有些嫌忌不甘伏的就是生下了兒子是親丈夫一點骨血  
又本等他做大娘還道是隔重肚皮隔重山不肯便認做親兒  
一般更有一等狠毒的偏要算計了絕方纔快活的及至女兒  
嫁得個女婿分明是個異姓無閨宗支的他偏要認做的親是  
件偏心爲他倒勝如丈夫親子姪豈知女生外向雖係吾所生  
到底是別家的人至于女婿當時就有二心轉得背便另搭架  
子了自然親一支熱一支女婿不如姪兒姪兒又不如兒子縱  
是前妻晚後偏生無養歸根結果的親瓜葛終久是一派好似  
別人多哩不知這些婦人們爲何再不明白這個道理話說元

今古音觀

卷之三十一

三

朝東平府有個富翁姓劉名從善年六十歲人皆以員外呼之  
媽；李氏年五十八歲他有澄天也似家私不曾生得兒子止  
有一箇女兒小名叫做招弟入贅一箇女婿姓張叫張郎其時  
張郎有三十歲招姐二十七歲了那個張郎極是貪小奸利刻  
剝之人只因劉員外家富無子他起心央媒入舍爲婿運道這  
家私久後多是他的了好不誇張得意却是劉員外自己把家  
家私在手沒有得放寬與他亦自劉員外另有一個肚腸一來  
他有個兄弟劉從道同妻竇氏亡逝已過遺下一個姪兒小名  
叫做引孫年二十五歲讀書知事只是自小父母雙亡家私蕩  
敗靠着伯父度日劉員外道是自家骨肉另眼顧他怎當得李  
氏媽媽一心只護着女兒女婿又且念他母親存日妯娌不和

到底結怨在他身上見了一以眼中之釘虧得劉員外暗地保  
全却是畢竟礙着媽比女婿不能十分周濟他心中長懷不忍  
二來員外有箇了頭叫做小梅媽；見他精細叫他近身伏侍  
員外就收拾來做了偏房已有了身孕指望生出兒子來有此  
兩件心事員外心中不肯輕易把家私與了女婿怎當得張郎  
慇懃專一使心用腹搬是造非挑撥得父母與引孫父子逐日  
炒鬧引孫當不起激賸劉員外也怕洩氣私下周給些錢鈔叫  
引孫自尋個住處做營生去引孫是個讀書之人雖是尋得閒  
被居子住下不曉得別做生理只靠伯父把得這些東西且逐  
漸用去度日眼見一個引孫是趕去了張郎心裡懷着鬼胎只  
怕小梅生下兒女來若生個小姨也還只分得一半若生個小  
令郎青觀 卷之三十一

舅這宗私就一些兒沒他分了要與渾家招姐相商量暗算那  
小梅招姐却是個孝順的人但是女眷家見識着把家私分與  
兄弟引孫他自道是親生女兒有些氣不甘分若是父親生下  
小兄弟來他自是喜歡的况見父親十分指望他也要安慰父  
親的心這個念頭是真曉得張郎不懷良心母親又不明道理  
只護着女婿恐怕不能勾保全小梅生產時常心下打算恰好  
張郎趕逐了引孫出去心裡得意在渾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計  
小梅的意思來招姐想道若兩三人做了一路算計他一人有  
何難處不爭你們便嫉妬心腸却不把我父親的後代絕了這  
怎使得若不在裡頭使些見識保護這事做了父親的罪人留  
下萬代的罵名了却是丈夫見我不肯做一路怕他每每地

做出來不若將棧就計暗地周全罷了。你道怎生暗地用計。原來招姐有個堂分姑娘。家在東庄。是與招姐極相厚的。每事心腹相托。招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裡去分媿。只當是托孤與他。當下來與小梅商議道：「我家裡自擇了引孫官人出去。張郎心裡要獨占家私。姨姨你懷有孕。他好生嫉妬母親。又護着他姨姨。你自己也要放精細些。免小梅道：「姑娘肯如此說。足見看員外面上十分恩德。奈我獨自一身。怎提防得許多。只望姑娘凡百照顧。則個招姐道：「我怕不要周全。只是閃着財利上事。連夫妻兩個心肝不托着五臟的他。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脚。我如何知道小梅垂淚道：「這等却怎麼好。不如與員外說個明白。看也怎地做主。招姐道：「員外老年之人。他也周庇得你有數。況且說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

五

破了落得大家面上不好看。越結下冤家了。你怎富得起我。倒有一計在此。須與姨；熟商量。小梅道：「姑娘有何高見。招姐道：「東庄裡姑娘與我最厚。我要把你寄在他庄上。在他那裡分媿托他一應照顧。生了兒女。就托他撫養着衣食盤費之類。多在我身上。這邊哄着母親與丈夫說。姨姨不豫意走了。他每巴不得你去的自然不尋究。且等他把這一點要擺佈你的肚腸放寬了。後來看個機會。等我母親有些轉頭。你所養兒女已長大了。然後對員外一一說明。取你歸來。那時須奈何你不得了。除非如此。可保十全。小梅道：「是見姑娘厚情。殺身難報。招姐道：「我也只爲不忍見員外無後。恐怕你遭了別人毒手。沙奈何背了母親與丈夫。私下和你計較。你日後生了兒子。有了好處。須記

得今日小梅道如娘大恩經板兒印在心上怎敢有忘兩下商議停當看機禽邊未及行員外一日要到庄上波割因爲小梅有身孕恐怕女婿生嫉妬女兒有外心索性把家私都托女兒女婿管了又怡媽難爲小梅請將媽過來對他說道媽你聽得借甕釀酒麼媽道怎地說員外道假如別人家甕兒借將來家裏做酒熟了時就把那甕兒送還他本主去了這不是借得他家伏一番如今小梅這妮子腹懷有孕明日或兒或女得一個待只當是你的那其間將這妮子或典或賣要不要多憑得你我只要借他肚裏生下的要緊這不當是借甕釀酒媽見如此說也應道我曉得你說的是我覷着他便了你放心庄上去員外叫張郎取過那遠年近歲欠他錢鈔的文

李亞新觀

卷之三十一

六

書都搬出來便叫小梅點個燈一把火燒了張郎伸手火裏去搶被火一遍燒壞了指頭叫疼員外笑道錢這般好使媽媽道借與人家錢鈔多是幼年到今積攢下的家私如何把這些文書燒掉了員外道我沒有這幾貫業錢安知不己有了兒子就是今日有得這些根葉若沒有這幾貫業錢我也不消擔得這許多干係別人也不來算計我了我想財是什麼好東西苦苦盤算別人的做甚不如積些陰德燒掉了些家裡須用不了或者天可憐見不絕我後得個小廝兒也不見得說罷自往庄上去了張郎聽見遍纒丈人所言道是暗暗疑有些侵着他一發不覺道此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我枉做好人也沒幹何不趁他在庄上便當直做一做也絕了後慮又來與渾家商量

預姐見事體已急了他目前已與東庄姑娘說知聽裡當下指  
點了小植徑叫他到那裡藏過來洪丈夫道小梅這了頭看見  
我每意思不善今早叫他配絨線去不見回來想是懷空走了  
這怎麼好張郎道逃走是了頭的常事走了也倒乾淨消得我  
們費氣力招娣道只是父親知道須要煩惱張郎道我們又不  
打他不罵他一不沖撞他他自己走了的父親也拘怨我們不得  
我們且告訴媽上大家商量夫妻兩個來對媽；說了媽；  
道你兩個說來沒半句員外係大年紀見有這些兒指望喜歡  
不盡在庄兒上事等報喜哩怎麼有這等的事莫不你兩個做  
出了些什麼反勾常來招娣道今日絕早自家走了的實不于  
我們事媽；心裡也疑心道別有緣故却是護着女兒女婿也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七

不得已將沒竹有到認做走了也乾淨那裡還來查着只怕員  
外煩惱又怕員外疑心三口兒都趕到庄上與員外說員外見  
他們齊來只道報他生兒的喜信心下鶻突見說出這話來驚  
得木呆心裡想道家裡難爲他不過逼走了他這是有的一可  
惜帶了胎去又嘆口氣道看起一家這等老景就是生下兒子  
來未必能勾保全便等小梅自去尋個好處也罷了何若累他  
母子性命淚汪汪的忍着氣恨命又轉了一念道他們如此算  
計我則爲着這些浮財我何苦空積攢着做守財虜倒與他們  
受用我總是沒後代起我手裡施捨了些去也好怪着一天念  
氣大張着榜子納着明日到開元寺裡散錢典那貧難的人張  
那好生心裡不捨得只爲見又人心下煩惱不敢拘他到了的

只得帶了好些錢一家同到開元寺

裡散去到得寺裡那僧頭掉腦拿錢了施場互喧嘩聲聲快掃踏踏了限搶相恐帳

來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劉員外吩咐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乞兒中有箇劉九

兒有一個小孩子他與大都子商量着道我帶了這孩子去只

支得一貫我叫孩子自認做了一戶多落他五百文你在傍做

個誰見幫襯一声騙得錢來我兩個分了買酒喫果然去報了

名認做兩只張即問道這小的另是一家麼大都子傍邊答應

道另是一家就分共他五百錢劉九兒都拿着去了大都子要

來分他的劉九兒道這孩子是我的恁生分得我錢你須學不

得我有兒子大都子道我和你說定的你恁生多要了你有兒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的便這般強橫兩個打將起來劉員外問知緣故叫張郎勸他

怎當得劉九兒不識風色指着大都子千絕戶萬絕戶的罵道

我有兒子是請得錢于你這絕戶的甚事張郎臉兒掙得通紅

止不住他的口劉員外已聽得明白大哭道俺沒兒子的這等

沒下稍悲哀不止連媽上女兒傷了心一齐都哭將起來張郎

沒做理會兀散罷只見一個人落後走來望着員外媽上施礼

你道是誰正是劉引孫員外道你爲何到此引孫道伯伯伯娘

前與姓兒約東西日逐盤費用度盡了今日開知在這裡做錢

特來借些使員外礙着媽上在傍看見媽上不做声就假意

道我前日共你的錢鈔你怎不去做此苦生便是這樣沒了引

孫道姓兒只會看錢行書不會做什麼營生日日喫用有戚戚

孫道姓兒只會看錢行書不會做什麼營生日日喫用有戚戚

孫道姓兒只會看錢行書不會做什麼營生日日喫用有戚戚

增所以沒了員外道也是個不成器的東西我那有許多錢勾  
竹用狠，要打媽，假意相勸招姐與張郎對他請父親惱理  
舅舅老罷引孫不肯去苦要來錢員外將條拄杖一直的趕  
將出來他們都認是真也不來勸引孫前走員外趕去走上半  
里路來連引孫也不曉其意道恁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來員  
外見沒了人纔叫他一聲引孫引孫撲地跪倒員外抱着哭道  
我的兒你伯父沒了兒子受別人的氣我親骨血只看得你  
伯娘雖然不明理却也心慈的只是婦人一時偏見不看得你  
不曉得別人的肉體不熱那張郎不是良人須有日生分起來  
我好歹勸化你伯娘轉意你只要暗節邊勤，到墳頭上去看  
看只一兩年開我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今日靴裡有兩錠鈔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

九

我瞞着他們只做趕打將來與你，且拿去盤費兩日把我說  
的話不要忘了引孫領諾而去員外轉來收拾了家去張郎見  
丈人散了許多錢鈔雖也心疼却道自今已後家財再沒處走  
動也儘勾着他了未免恣得意滿自由自主要另立個鋪排把  
張家來出景漸，把丈人丈母放在腦後倒像人家不是劉家  
的一般劉員外固然看不得連那媽，積祖護他的也有些不  
大氣起來虧得女兒招姐着實在裡邊調停恁當得男子漢心  
性硬劣只逞自意那裡來顧前管後亦且女兒家順着丈夫日  
逐損了也漸，有些隨着丈夫路上來了自己不資得的當不  
得那有心的看不過一日時遇清明節今家，上墳祭祖張郎  
既望了劉家，私少不得劉家祖墳就要張郎丈持去祭掃張

郎端正了春盛擔子先同潭家到墳上去每年劉家上墳已過張郎然後到自己祖墳上去此年張郎自家做主偏要先到張家祖墳上去拈姐道怎麼不顧蓋先在俺家的墳上等爹媽來上過了再去張郎道你嫁了我連你身後也要葬在張家墳裡還先上張家墳是正禮捨姐拘丈夫不過只得隨他先去上墳不題那媽、同劉員外已後起身到墳上來員外問媽、道他們想已到那裡多時了媽、道這時張郎已擺設得齊、整、同女兒在那裡等了到得墳前只見靜悄、地絕無影響看那墳頭已有人挑些新土蓋在上面了也有些紙錢灰與酒澆的溼土在那裏劉員外心裡明知是姪兒引孫到此過了故意道誰曾在此先上過墳了對媽、道這又作怪女兒女婿不曾來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十

誰上過墳難道別姓的來不成又等了一回還不見張郎和女兒來員外等不得說道俺和你先拜了罷知他們幾時來拜罷員外問媽、道俺兩老口兒百年之後在那裡埋葬便好媽、指着高岡兒上說道這答樹木長的似傘兒一般在這所在埋葬也好員外嘆口氣道此處沒我和你的分指着一塊下注水渰的絕地道我和你只好葬在這裡媽道我們又不少錢憑棟着好的所在怕不是我們葬怎麼倒在那水渰的絕地員外道那高岡有龍氣的須讓他有兒子的葬要圖個後代吳旺俺和你沒有兒子誰肯讓我只好剩那絕地與我們安骨頭總是無後代的不必這好地了媽、道俺怎生沒後代現有女兒女婿夫哩員外道我可忘了他們還未來我和你且說閒話我且問

你我姓什麼媽；道誰不曉得姓劉也要問員外道我姓劉你  
可姓什麼媽；道我姓李員外道你姓李怎麼在我劉家門裏  
媽；道又好笑我須是嫁了你劉家來員外道街上人喚你是  
劉媽；喚你是李媽；媽；道常言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  
軍骨頭半車肉都屬了劉家怎麼叫我做李媽；員外道原來  
你這骨頭也屬了俺劉家了這等女兒姓甚麼媽；道女兒也  
姓劉員外道女婿姓甚麼媽；道女婿姓張員外道這等女兒  
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裡壅去還是往張家墳裡壅去媽；  
道女兒百年之後自往張家墳裡壅去說到這句媽；不覺的  
鼻酸起來員外曉得有些省了便道却又來這等怎麼叫做得  
劉門的後代我們不是絕後的麼媽；放聲哭將起來道員外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

十一

怎生直想到這裡俺無兒的真個好苦員外道媽；你纔省了  
就沒有兒子但得是劉家門裡親人也須是一瓜一蒂生前望  
墳而拜死後共土而埋那女兒只在別家去了有何交涉媽；  
被劉員外說得明以言了大悟况且平日看見女婿的喬做作  
今日又不見同女兒先到也有好些不像意了正說間只見引  
孫來墳頭收拾鐵鍬看見伯父伯娘便拜此時媽；不比平日  
覺得親熱了好些問道你來此做甚麼引孫道娃兒精來上墳  
添土來媽；對員外道親的則是親引孫也來上過墳添過土  
了他們還不見到員外故意引孫道你為甚麼不挑了春盛  
擔子齊；整；上墳却如此草率引了道娃兒無錢只乞化得  
三杯酒一現紙略表敬了孫的心員外道媽；你聽說麼那

有春盛嬌子的為不是子孫這時還不來哩媽媽也老大不過  
意員外又問引孫道你看那邊鴉飛不過的住宅否羊石虎的  
墳頭怎不去到俺這裡做甚麼媽道那邊的墳知他是那家  
他夫劉家子孫怎不到俺家墳上來員外道媽你纔曉得  
引孫是劉家子孫你先前可不說姐姐夫是子孫麼媽道  
我起初是錯見了從今以後姪兒只在我家裡住你是我一家  
之人你休記着前日的不是引孫道這個姪兒怎敢媽道吃  
的穿的我多照管你便了員外叫引孫拜謝了媽引孫拜下  
去道全仗伯娘看劉氏一脈照管孩兒則箇媽簌簌的掉下  
淚來正傷感處張郎與女兒來了員外與媽問其來遲之故  
張郎道先到寒家墳上完了事纔到這裡來所以遲了媽道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十二

怎不先來上俺家的墳要俺兩老口兒等這半日張郎道我是  
張家子孫禮上須先完張家的事媽道姐呢張郎道姐  
也是族家媳婦媽見這幾句話恰對着適開所言的氣得  
目睜口呆變了色道你既是張家的兒子媳婦怎生把掌着劉  
家的家私劈手就女兒處把那放匙鑰的匣兒奪將過來道已  
後張自張劉自劉徑把匣兒交與引孫了道今後只是俺劉家  
人當家此時連劉員外也不料媽如此決斷那張郎與招姐  
平日護他慣了的一發不知在那裡說起老大的沒趣心裡道  
怎麼連媽也變了卦竟不知媽已被員外勸化得明白  
白的了張郎還指點叫擺祭物員外媽大怒道我劉家祖宗  
不吃你張家殘食改日另祭各不喜歡而敬張郎與招姐回家

家來好生理怨道誰想先上了自家賈計得此甫發惱不打緊  
連家私也奪去與引孫掌把了這如何氣得過却又<sub>又是媽</sub>；做  
主的一發作怪招姐道爹媽認道只有引孫一個是劉家親人  
所以如此當初你待要暗算小梅他有些知覺預先走了若留  
得他在時生下箇兄弟須不讓着引孫上前了况自己兄弟還  
情慮的讓與引孫實是氣不甘張郎道平日<sub>清所如止</sub>與他冤家對頭  
如今他當着了家我們倒要在他喉下取氣了怎麼好還不如  
再求媽；剛個招姐道是媽；主的意思如何求得轉我有道理  
只叫引孫一樣當不成家罷了張郎問道許將安在招姐只不  
肯說但道是做出便見不必細問明日劉員外做個東道請着  
鄰里人把家私交與引孫掌把媽；也是心安意肯的了招姐  
今喜奇觀

卷之二十

十三

曉得這個消息道是張郎沒趣打發出外去了自己着人悄悄  
東庄姑娘處說了接了小梅家來元來小梅在東庄分姪生下  
一個兒子已是三歲了招姐私下寄衣寄食去看覷他母子只  
不把家裡知道惟恐張郎曉得生出別樣毒害來還要等他再  
長成些方與父母說被而今因為氣不過引孫做財主只得去  
接了他母子來家次日來對員外道爹；不認女婿做兒子也  
罷怎麼連女兒也不認了員外道怎麼不認只是不如引孫親  
些招姐道女兒是親生怎麼倒不如他親員外道你須是張家  
人了他須是劉家親人招姐道便做道是親未必就該是他掌  
把家私員外道除非再有親似他的終奪得他那裡還有招姐  
笑道只怕也有不見得劉員外與媽；也只道女兒念氣說這

些話不在心上只見女兒走去叫小梅領了兒子到堂前對爹  
媽說道這可不是親似引孫的來了員外媽媽見是小梅大驚  
道你在那裡來可不道逃走了小梅道誰逃走須守着孩兒哩  
員外道誰是孩兒小梅指着兒子道這個不是員外又驚又喜  
道這個就是你所生的孩兒一向怎不說敢是夢裡壓小梅道  
只道娘便見明白員外與媽道姐姐快些說來招姐道父  
親不知聽女兒從頭細說一遍當初小梅姨媽有半年身孕張  
郎使嫉妬心腸要暗算小梅女兒想求父親有許大年紀若暗  
算了小梅便是絕了父親之嗣是女兒與小梅商量將來寄在  
東庄姑娘家中分曉得了這個孩兒這三年只在東庄姑娘處  
撫養身衣口食多是你女兒照管他的還指望再長成些方纔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

說破今見父親認道只有引孫是親人故此請了他來家須不  
比女兒可不比引孫還親些麼小梅也道其實慚了姑娘若當  
日不如此周全怎保得今日有這個孩兒劉員外聽罷如夢初  
覺如醉方醒心裡感激着女兒小梅又教兒子不住的叫他爹  
爹那員外所得一声身也府了對媽道元來親的只是親女  
兒姓劉到底也還護着劉家不肯順從張郎把兄弟樂了今日  
有了老生兒不致絕後早則不在絕地上安墳了皆是孝順  
所賜老夫怎肯知恩不報如今有個至意把家私做三分分  
女兒姪兒孩兒各得一分大家各管家業和氣過日子罷了  
女兒叫家人彙了張郎家來一同引系及劉媽媽認了十分愛  
親就了分家的筵席盡歡而散此後劉媽媽認了十分愛  
惜着孩兒外與小梅肖不必說招姐引孫又谷內外保全張  
郎雖是妓如也用不着畢竟得俊兒成立起來比是劉員  
外廣施陰德到底有後又恩待骨肉受骨肉之報所謂規一  
史熱一支也有詩為證

女婿如何有異圖  
若走孝女開莊執

總因財利令親疎  
畢竟劉家有後無

第三十一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羈懸大印

宋那渡蟻占高魁

世人盡說天高遠

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有一富翁姓金名鍾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性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那五恨一恨天二恨地三恨自家四恨爹娘五恨皇帝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風又雪使人怕冷不免要費錢買衣服來穿恨地者恨他樹木生得不湊趣若是湊趣生得齊整整如意樹木就好做屋柱枝條大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却不肖了匠人工作帳自家者恨肚皮不曾作家一日不吃飯就餓將起來恨爹今古青規

卷之三十一

娘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未免費茶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却要他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般物事一願得鄧家銅山二願得郭家金穴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爲金這個手指頭因有這四願五恨心上常不足積財聚穀日不暇給真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凡損人利己的事無所不爲真是一善不作衆惡奉行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入世間只有僧人討便宜他單會布施俗家的東西再沒有反布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之釘舌中之刺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菴金員外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菴中被費一文的香錢所喜渾家單

氏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吃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吃齋惱他的是好善因四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勸過丈夫將自己釵梳二十餘金布施與福美菴老僧叫他念佛誦經祈求子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禱祈求來的小名福兒小的小名善兒單氏自得了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送與福善禱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察听了些風聲便去咒天罵地夫妻各自立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一次只爲渾家也是個頓性鬧過完了依舊不理其年夫壽齊皆當五旬福兒年九歲善兒年八歲踏肩生下來的都已上堂讀書十全之美到生辰之日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湊些私房銀兩送與菴中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二

打一鹽齋醮一來爲老夫婦齊壽二來爲兒子長大了還慮心目前也曾與丈夫說過來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其夜和尚們要鋪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人至金門問金阿媽要幾斗米單氏偷開了倉門將米三十斗付與道人去了隨後金員外回家來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被丈夫窺見了又見地下狼籍些米粒知是私房做事欲要爭鬪心下相道今日生辰好日況且東西去了也討不轉來就拌去了涎沫只推不知忍住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耐這賊禿常時來蒿惱我家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恨無計策到天明時老僧攜着一個徒弟來回覆離事原來那和尚也怕見金冷水且站在門外張望金老早已瞧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生藥舖裏贖此砒礬轉到賣  
點心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着一籠熟粉糰一碟糖餠要  
做餅子金汙水袖裏摸出入文錢撒在櫃上道三郎收了錢大  
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餡却不要下少了你只捏着窩兒等祇  
自家下餡則個王三郎口雖不言心下想道有名的金冷永金  
劉皮自從開這幾年點心舖子從不見他家牛文之面今日好  
利市難得他這八個錢勝似八百他是好便宜的便算他多下  
些餡去扳他下次王領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雲罔樣的熟粉真  
個高兒遞典金冷水說道員外請尊便金冷水却將砒礬末悄悄  
的撒在餅內然後加餡做成了餅子如此一連就做成了四個  
熟烘烘的放在袖裏離了正三郎布望自家門首踱將進來那

今在奇觀

卷之三十一

三

兩個和尚正在所上吃茶金老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  
兩個師父侵早到來恐怕肚裏餓饒適纔鄰舍家邀我吃點心  
我見餅子做得好袖了他四個來河不說請了兩個師父單氏  
深喜丈夫回心向善取個朱紅碟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碟叫  
了鬢托將出去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吃餅  
了見了鬢邊中來知是阿媽稟意也不好虛得將四個餅子裝  
做一袖叫聲咕噪出門回菴而去金老脂精歡喜不在話下却  
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書放了學時常到菴中頑耍這  
一晚又到菴中老和尚想道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有  
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餅子還不會動放在櫃櫃  
裏何不將來煨熟了請他吃一杯茶當不吟附徒弟在櫥櫃裡

取出四個餅子府房下煨得焦噴熟了兩杯濃茶擺在房裡詩  
兩個小官人吃茶兩個學生頑耍了生晌正在肚餓見了熟勝  
驚的餓子一人兩個都吃了不吃時猶可吃了阿分明是  
揭火煨着心肝 萬桿鎗擲着眼肚

兩個一時齊叫肚裏跟隨的學童攙了要扶他回去奈的個疼  
做一塊跑走不勒托和尚也着了位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  
徒弟一人背了一個學童隨着送回金員外家二僧自去了金

家夫婦這一驚非小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學童道方纔到福

善菴吃了四個餅子便叫肚裏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餓子原是

狄家今早把喚他吃的他不捨得吃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金

員外情知曉話了只得將此確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

捉了便把凉水灌他如何灌得灌須臾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四

了一對癆鬼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却被丈夫不日

自家毒死了待要廝馬一場也是枉然氣又忍不過苦又熬不

過走進內房解下束囊羅帕髒絮自縊金員外哭了白子一場

方纔收淚到序中與阿媽言語說話見梁士這件打鞦韆的束

西嗟得半死登時就得斬上床不勾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

昔恨那全冷水金剝皮怪吝此時大賜其便大大小小都怪擢

而來將家私擄個罄盡此乃萬員家財有名前金員外一個窮

子內仇雷那得知 害人反害自家兒 粟報臨崖豈有利

方纔說金員外負為行惡上折散了一家嘗的如今再說一個

人單為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 禍福自見 成人作惡 動人爲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尼人眾兄弟三人

的叫做呂王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王娶妻  
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兄弟中只有呂寶  
一味賭錢吃酒不肯學好老婆也不甚賢曉因此妯娌間有些  
面和意不和那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一日  
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晚不回夫妻兩個煩惱出了一  
張招子街坊上問了數日全無影響呂王氣悶在家裡坐不過  
白大户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太倉嘉定一路收些棉花布疋各  
處販賣就便訪問兒子消息每年正月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  
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略趁些利息眼見得兒手沒有尋  
處了日久心慢也不在話下到第五個年頭呂王別了王氏又  
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論之間知道呂  
今古奇現 卷之三十一 五

玉買賣中通透位他同往山西脫貨就帶銀貨轉來發賣於中  
有些用錢相謝呂王貪了蠅頭微利墮着去了及至到了山西  
發貨之後遇着連歲荒歉討賒賬不起不得脫身呂王少年久  
曠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滄服藥調治無  
面回家捱到三年瘡纔痊好討清了賬目那布商因為稽遲了  
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呂玉得了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宅  
備自己販了些相細裁襖相別先回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  
偶然去坑廁出恭見坑板上遺下個青布搭膊揜在手中覺得  
沈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都是白物約有二百金之數呂王想  
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至追尋不見好大一場  
氣問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道

橫則何用忙到坑廁在近時候只等有人來抓尋就將原物還他等了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了王有餘里到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個客庄遇着一個同下的客人開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牘登東偏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却忘記了那搭牘裏而有三百兩銀子直到晚開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着過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覓也果無益只得自認晦氣罷了呂王便問老老尊姓高名何處客人道右下姓陳祖昌徽相今在揚州開土開個糧食舖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王道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必相送尊兄到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詳細答應道若肯下顧最好次早二人作伴同行

今言奇觀

卷之三十一

六

不一日來到揚州開口呂玉也到陳家舖子登堂作揖陳朝奉看坐獻茶呂玉先題起陳留驛失銀之事盤問他搭牘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箇搭牘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陳朝奉見了搭牘道正是搭牘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功分呂玉不肯陳朝奉道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呂玉那裡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和款思想難得呂玉這般好人還金之思無門可報自家有十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攀一脈親往來但不知他有兒子否飲酒中間陳朝奉問道恩兄令郎成歲了呂玉不查掉下湯來答道小弟只有一子七歲前爲看碑

且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荆妻亦別無生育陳朝奉聞言

米狗問道恩兄令郎失去時幾些了呂王道剛七六歲陳朝奉

又問令郎叫甚麼名字狀貌如何呂王道小兒乳名叫做吉音兒

痘瘡出過面自無麻陳朝奉聽能喜動顏色便與從人近則附

耳密語從人點頭領命去子呂王見他盤問蹊蹊心中疑或須

尖有個小廝走來年紀約莫十三四歲穿一領蕪湖青布的道

袍生得眉清目秀見了客人朝上深七唱個喏便對陳朝奉道

爹上喚喜兒則甚陳朝奉道你且站着呂王聽繙字與他兒子

相同心中愈疑看那小廝面龐頗與兒子相似聽得他呼爹稱

兒惟知與陳朝奉是父子不好輕容易管齒動問悽慘之色形

於面貌目不轉睛看那小廝那小廝也舉眼頻眨呂王忍不住

今古奇現

卷之三十一

七

問道此位是令郎麼陳朝奉道此非我親生之子七年前有不

路人攜此兒到這裡說妻子已故止有此兒因經紀艱難欲往

淮安投奔親戚中途染病盤纏用盡願將此兒權典三兩銀子

一到淮安尋見親戚便來取贖學生憐他落難將銀付彼那人

臨別涕泣不捨此兒倒不以爲意那人一去不回學生疑惑一

來細問此兒方知是無錫人因看會失落被人哄騙到此父母

姓名又與恩兄相同學生見他乖巧慎密甚愛惜也將他與子

女一般看待同小兒在學堂中讀書學生幾翻思到貴縣訪問

帳無具便道繞恩兄言語相同物有偶然事有湊巧特喚他出

來請恩兄親自認個詳細喜兒聽說掉下淚來呂王亦淚下道

小兒還有個暗記左膝下有兩點黑痣喜兒連忙捲褲解襪露

出左膝果然有兩點黑麻呂玉一見便拍喜兒在臂上聲聲兒  
我是你的親爹了失了你七年何期在此相選正身

水底撈針針已得

猶恐今朝是夢中

常下父子感傷自不必說呂玉起身拜謝陳朝奉小兒若非府

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會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

玉又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陳朝奉駭拜還呂玉不肯再三的

扶任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子之旁陳朝奉開言承恩兄

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今郎結絲蘿之好呂玉見

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

夜的說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面管

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銀二十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兩向呂玉說道賢婿一向在舍有慢今奉些須薄禮權表親情

萬勿固辭呂玉道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

客途不好苟且如何反費親家厚賜決不敢當陳朝奉道這

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干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却就是不允這

頭親事了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

起道些微薄禮何謝之有喜兒又進去謝了丈母當日開懷暢

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我因這還金之便父子相逢誠乃一大意

又攀了這頭好親事似錦上添花無處報答天地有陳親家送

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糶米齋僧

以種福田至意定了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王父子吃罷收

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閘外約有數里只聽得

河邊昇沸原來壞了一隻人載船落外的號呼求救崖上人拍  
呼小船打撈小船緊要賞犒在那裡爭攘呂玉想道救人一命  
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  
錢教他撈救見在功德當下對眾人說我出賞錢快撈救若救  
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眾人聽得有二十兩銀  
子賞錢小船如蟻而來連崖上人也有幾個會水性的赴水去  
救須臾之間把一般人都救起呂玉將銀子付與眾又分散水  
中得命的都于恩萬謝只見丙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哥哥那  
裡來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玉合掌道  
慟愧慟愧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忙扶上船將乾衣服與他換  
了呂珍納頭便拜呂玉答禮就叫姪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  
令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九

之事述了一遍呂珍驚訝不已呂玉問道卻為何到此呂珍  
道一言難盡自從哥哥出門之後一去三年有人傳說哥在  
山西害了瘡毒身故二哥哥察訪得實嫂已是成服戴孝兄弟  
只是不信二哥近日又要這嫂嫂嫁人嫂不從因此叫兄弟  
走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於此相會又遭覆溺得哥哥撈  
救天與之幸哥不可慮緩急急回家以安嫂之心遲則怕  
有變了呂玉聞說驚慌色叫家長開船星夜過路正是

心忙似箭性嫌緩

船走如梭尚道遲

且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或說呂實說得活龍活現也  
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實心懷不善想着哥哥已改嫂  
又無所出况且年紀後生要勸他改嫁自己得此躬禮叫浦家  
楊氏與阿姆說王氏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詞

不成王氏想道：「千問不如一身說。」丈夫已死在幾千里之外，不知端的。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果然不乖，骨髓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忌憚，又連日啣錢輪了沒處設法。偶有江西客人喪偶要討一個娘子，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那客人訪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顏色，願出三十兩銀子。呂寶得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粧喬，好好裡請他出門。定然不肯。今夜黃昏時分，喚了人，轎悄地到我家來，只看戴孝髻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扶他上轎。連夜開船去，便了。客入依計而行。却說呂寶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跟前不露一字，却私下對渾家做個手勢道：「那兩脚貨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人去了。我生怕他哭哭啼啼，先躲出去，約定他們黃昏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十

時候便來搶他上轎。莫對他說，言還未畢，只聽得窻外脚步响。呂寶見有人來，慌忙去了。出去却不曾說明孝髻的緣故。也是天使其然。却是王氏見呂寶不言情狀可疑，因此潛來窺聽。彷彿聽得搶他上轎四字，未幾莫對他說這句，略高已被王氏聽在耳內。心下十分疑慮，只得先開口問楊氏道：「奴與嬌婿骨肉恩情非止一日，適纔我見叔叔語言情景，莫非在我身上已做下背理的事。齋：與奴說個明白。楊氏聽說紅了臉皮道：「這是那裡說起。妯娌你要嫁人，也是不難，却不該船未翻先下水。王氏被他搶自了這面，向又恓又苦，走到房中哭哭啼啼，想

看丈夫不知下落。三叔呂珍尚在途中，父母親族又伴得罵遠，不能通信。鄰金都怕呂寶無賴，不敢來管閒事。我這一身

早晚必落他圈套左思右想無可奈何于死萬死總是一死只得穿個自盡罷主意已定挨至日暮密窺動靜只見楊氏頻到門首探所王氏見他如此連忙去上了栓楊氏道姆也是好笑這早晚又沒有強盜上門恁般慌上栓那魍魎還要回來一頭說一頭走去把栓都拔下來此時王氏已十分猜着生立不寧心如刀割走到房中驟開房門將條索子搭在梁上做個活落圈把個杌子襯了脚叫声呈天與我報應歎了口氣把頭鑽入圈裡簪警落地蹬開杌子眼見得不能殼活了却是王氏祿命未終恁般一條粗麻繩不知怎地就斷做兩截挨過的一聲頓翻在地楊氏听得声响急跑來看時見房門緊閉情知說具急取木柱撞開房門黑洞洞的纔走進去一脚絆着王氏跌了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一交簪警而跌在一處楊氏嚇得魂不附体爬起來跑到廚下點燈來看只見王氏倒在地上喘氣口吐痰沫頂上尚有索子緝住楊氏着了急連忙解絃忽听得門上輕輕的訖响湯氏知是那話兒急急要去招引他進來思想警兒不在頭上不好模樣便向地上拾取簪警忙乱了手脚自己黑偷不拾反拾了王氏白髮戴在頭上忙走出去探問外边江西客人已得了呂寶暗號引着燈籠火把擡着一頂花轎吹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在門上剝隊輕敲覺得門不上栓一逗推開大門擁入裡面火把照耀早遇楊氏江西客人見頭上戴着孝髻就如鐵鷹兒雀赶上前一把扯着便走家人齊來相幫只認戴孝髻的執擔出門去楊氏急嚷道不是衆人那裡管三七二十一搶上轎時

鼓手次打起來，轎擡起飛也似走了，正是

一派笙歌土客船

錯疑孝髻是姻緣

新人若向新郎訴

只怨親夫不怨天

王氏得楊氏解去盜索，已是甦醒，听得外面裏鬧聲慌無措，忽地門外鼓吹，顛起人声，嘈雜漸遠，去換了半响，方敢出頭張望，叫嬌時，那裡有非個影兒，心下已是明白，取親的錯，捨去了，恐怕復身轉來，急急開門，敗拾揀起簪，再黑髻，歇息一夜，不睡，巴到天明，起身梳洗，正欲尋頂舊孝髻來戴，只听得外面敲門响，叫聲開門，却是呂寶聲音，王氏惱怒，且不開門，任他叫得，喉乾口燥，方纔隔着門問道：「你是那個？」呂寶听得是嫂子聲音，大叫：「又見嫂子不肯開門，便哄道：『嫂，兄弟呂珍得了哥，寶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十二

信曰：來了，快開了門。王氏听得呂珍回了，權將黑髻戴了，連忙開門，正是呂寶一個，那裡有甚呂珍。呂寶走到房中，不見渾家，見嫂子頭上戴的是黑髻，心中大疑，問道：「嫂，你嬌子那裡去了？」王氏道：「你們自做的勾當，我那裡知道。」呂寶道：「且問嫂，如何不戴孝髻？」王氏將自己縊死繩，斷髮落，及楊氏進來，跌失黑髻，聞娶親的進來，忙搶我孝髻戴了，出去的緣故，說了一遍。呂寶捶胸，只是叫苦，指望賣嫂，子誰知到賣了，老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王十兩銀子，昨晚一夜就賠輸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房媳婦，子今生休想復又思量，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等再尋個主顧，把嫂子買了，還有討老婆的本錢，方欲出門，只真個外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却是哥哥占玉兄弟。

珍姪子喜兒與兩個脚家搬了行李備物進門呂寶自覺無  
後門逃走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又見兒子長大回家問其  
緣故呂三從頭至尾敘了一遍王氏也把槍去儲、呂寶無顏  
後門走了一段情節救出呂王道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  
財怎能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十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  
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過兄弟時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  
重合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  
皇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後來喜兒與陳  
朝奉之女故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善行之報也詩云

本意還全兼得子

立心賣嫂反輸妻

世間惟有天工巧

善惡分明不可欺

第三十一卷終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一

十三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枝在牆東花在西

自從落地任風吹

枝無花時還再發

花若離枝難上枝

這四句乃昔人所作棄婦詞言婦人之隨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離枝不可復合勸世上婦人事夫盡道同甘同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後悔且說漢朝一個名臣當初未遇時節其妻有眼不識泰山棄之而去到後來悔之無及你說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誰那名臣姓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剡人氏家貧未遇夫妻二人住於嘔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今古奇觀卷之三十二

手不釋卷肩上海挑却柴擔手裡兀自擎着書本朗誦咀爵且歌且行市人聽慣了但聞讀書之聲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可憐他是個儒生都與他買史兼買臣不爭價錢憑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見他又挑柴又讀書三五成羣把他嘲笑戲侮買臣全不爲意一日其妻出門汲水見羣兒隨着買臣柴擔拍手共笑深以爲恥買臣啞柴回來其妻勸道你要讀書便休賣些要賣柴便休讀書許大年紀不癡不顛却做出恁般行徑被兒童笑話豈不羞死買臣答道我賣柴以救貧賤讀書以取富貴各不相訪由他笑話便了其妻笑道你若取得富貴時不去賣柴了自古及今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却說這沒把鼻的話買臣道富貴貧賤

各有其時有人算我八字到五十歲上必然發跡常言流水不可斗量你休料我其妻道那算命先生見你癡頭模樣故意要笑你你休疆信到五十歲時連柴擔也挑不動餓死是有分的遠想做官除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等你去做買臣道姜太公公十歲尚在渭水釣魚過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為尚父本朝公孫弘丞相五十九歲土還在東海牧羊整整六十歲方纔際遇今上拜將對侯我五十歲上發跡比甘羅雖遲比那兩個還早你須耐心筆去其妻道你休得攀今吊古那釣魚牧羊的胸中有才學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酒觴臉有甚出息晦氣做了你老婆你被兒童恥笑連累我也沒有臉皮你不聽我言不拋却書本我決不跟你終身各人自今古奇觀

卷之二十二

氣道路休得兩相擔誤買臣道我今年四十三歲了再七年便是五十前長後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時直恁薄情佞我而去後來須要懊悔其妻道世上少甚挑柴擔的漢子懊悔甚麼爽我系再守你七年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於何地了你倒放我出門做個方便活了我這條性命買臣見其妻決意要丟留他不住嘆口氣道罷罷只願你嫁得丈夫強似朱買臣的便好其妻道好友強似一分兒說罷拜了兩拜吹然出門而去略不回顧買臣慘然感痛不已題詩四句於壁上云  
嫁大逐大 嫁雞逐雞 妻自棄我 我不棄妻  
買臣到五十歲時值漢武帝下詔求賢買臣到西京上書待詔公車同邑人嚴助薦買臣之才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必知水土民情利弊即拜為會稽太守馳驛赴任會稽長吏問新太守

將到大發人夫修治道路賞臣妻之後夫亦在彼中其事甚顯

說足隨伴送飯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從旁窺之乃故夫朱買臣也買臣在車中一眼瞧見還認得是故妻遂使人抬之載於後車到府第中改妻羞慚無地叩頭謝非買臣叫請他後夫相見不多時後夫喚到拜伏於地不敢仰視買臣大笑對其妻道似此人未見得強似朱買臣也其妻再三叩謝自悔有眼無珠願降為婢妾伏事終身買臣命取水一桶灑於階下向其妻說道若灑水可復收則汝亦可復合念你少年結髮之情判後園隙地與汝夫婦耕種自食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路人都指着說道此即新太守舊夫人也於是羞極無顏到於後園遂投河而死有詩為證

漂舟尚知悔鐵士  
早知覆木堆攻取

說妻思得棄貧儒  
悔不當初任讀書君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二

又有一詩說歎貧重富世情皆然不止一買臣之妻也其詩曰

盡看成敗說高低  
莫怪婦人無法眼

誰識蛟龍在瓦冠  
普天幾個負錢妻

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一般是欺貧

重富背義忘恩後來徒落得個薄倖之名被人講論話說故宋紹興年間臨安雖然是一個建都之地當庶之鄉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丐戶中有個為頭的名曰團頭管着衆丐衆丐叫化得東西來時團頭要收他一頭錢若是雨雪時該處叫化團頭却熬些稀粥養活這夥丐戶破之破襖也是團頭照管所以這夥丐戶小心低氣服着團頭如奴一般不敢觸犯那團頭規成收些常例錢將錢在衆丐戶中放債盤利若不闕不賭依然做起大家事來他靠此為生一時也不想改業只是一件團頭的

名兄不好隨你掙得有田有地幾代發跡終是個叫化頭見此  
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沒人恭敬只好閉着門自屋裡做大  
雖然如此若數着良賤二字只說娼優課卒四般爲賤流到數  
不着那乞丐看求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却無疤癩假如春秋時  
伍子胥逃難也曾吹簫於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  
蓮花落後來富貴發達一牀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  
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到不比娼優隸卒閒話休題如今且  
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姓金名老太祖上到他做了七代團頭  
了掙得個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種的有好田園穿  
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真個厥多積聚囊有餘錢使婢驅奴雖  
不是頂富也是數得着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氣把這團頭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二 四

讓與族人金懶子頂了自己現成受用不與這夥馬戶垂纏然

雖如此里中口順還只叫他團頭家其名不改金老大年五  
十餘喪妻無子止存一女名喚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思

見得有詩爲登

無眼堪比美

有態欲羞花

只少宮妝扮

分明張麗華

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到十五六歲時

詩賦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琴弄管

事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兒才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雖是

那名門舊族中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亦不易得可恨生千團頭

之家没人相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沒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

拔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兒直推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偶

然有個鄰翁來說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莫名稽年二十歲一

表人才讀書地學只爲父母難亡家貧未娶近日考中補上太  
學年情願入貧人家此人正與令愛相宜何不招之爲婿金老  
大道就煩老翁作伐何如鄰翁領命遲到大平橋下尋那莫秀  
才對他說道買不相瞞祖不曾做過團頭的如今久不做了一只  
貪他好個女兒又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棄嫌老漢即當玉成  
其事莫稽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我今衣食不周無力婚娶何不  
個就他家一舉兩得也顧不得恥笑乃對鄰翁說道大伯所言  
甚嫁但我家貧之賤如何是好鄰翁道秀才但是允從紙也不  
費一張都在老漢身上鄰翁回覆兩相情願擇吉連姻金家倒  
送一套新冬穿着莫秀才過門成親莫生見玉奴才貌喜出望  
外文費一錢日白的得了個美妻又且豐多足食事事稱懷就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二 五

是朋友輩中曉得莫生貧苦無不相諒到也沒人去笑他到了  
滿月金花大月下蓋席叫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榮耀自家  
門央一連吃了六七日酒何期惱了族人金賴子那賴子也是  
一班正理他道你也是團頭我也是團頭只你多做了幾代掙  
得錢鈔在手論起祖宗一脈彼此無二姪女玉奴格昏也該壽  
我乞盃喜酒如今請人做滿月開具六七日並無三寸長一寸  
關的請帖吧到我你女婿倭秀才難道就做尚書宰相我就一  
是親叔公坐不起撓頭直恁不覷人在服裡我且去蒿梢也一

場叫他大家收趣叫起五六十個乃皮一齊奔到

金花唱子打結衫見舊藤片對看被短條短竹根配着秧鞋  
窺叫菱叫銀叫財主門前口見喧華弄比弄向弄奴孫口  
各呈伎兩敲板唱楊花惡聲聒耳刺骨提粉臉醜態逼人  
深鬼聚成羣便是睡他收不得

金老夫聽得鬧炒開門看時那金癩子領着衆丐戶一捲而入  
裏做一掌櫃子逕奔席上揀好酒好食只顧吃口裡叫道也咩  
姪婿大妻來拜見叔公唬得衆秀才站脚不住都逃席去了連  
莫稽也隨着衆朋友躲避金老大無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  
今日是我女婿請客不于我事改日專治一盃與你陪話又將  
許多錢銀分賞衆丐尺又擡出兩甕好酒和些活鷄活鷄之類  
叫衆丐戶送去癩子家當個折席直亂到黑夜方纔散去玉奴  
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這一枚莫稽在朋友家借宿次早方回  
金老大見了女婿自覺出醜滿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  
分不樂只是大家不說出來真個是啞子嘗黃柏苦味自家知  
却說金玉奴只恨目已門風不好要掙個出頭乃勸丈夫刻苦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二 六

讀書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來與丈夫看又不吝供給之費  
請人會文會講又出些財叫丈夫結交延譽莫稽由此才學日  
進名譽日起二十三歲發解運科及第這日瓊林宴罷烏帽官  
袍馬上迎歸將到文人家裡那街坊上人爭先來看兒童輩都  
指道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也莫稽在馬上聽得此言又不好  
攬事只得忽爾見了丈人雖然外面盡禮却包着一肚子忿氣  
想道早知有今日富貴怕沒王侯貴戚抬替爲婿却拜個團頭  
做岳丈可不是終身之玷養出兒女來還是團頭而外孫被人  
傳作語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賢慧不犯七出之條不好深絕  
得正是事不三思終有後悔爲此心中快快只是不樂玉奴幾  
遍問而不答止不甚麼意故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貴却

忘了那貧賤的時節把老婆資助成名一豎功勞化爲冰水這  
是他心術不端處不一日莫稽謁選得授無爲軍司大丈夫在  
酒送行此時衆巧尺料也不敢登門鬧炒了言得臨安到無爲  
軍是一水之地莫稽領了妻子登舟赴任行了數日到了采石  
江邊泊舟北岸其夜月明如晝莫稽睡不能寐穿衣而起坐於  
船頭玩月四顧無人又想起團頭之事悶悶不悅忽然動一個  
惡念除非此婦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終身之恥心生一計走  
進船艙共玉奴起來看月華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  
玉奴唯道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至馬門口舒頭望月被莫稽  
出其不意牽出船頭推隨江中梢七喚起舟人吩咐快開船前  
去重重有賞不可違恨舟人不知明白慌忙撐篙盪漿移舟於  
今古奇現 卷之三十二 七

十里之外住泊停當方纔說適閒奶奶因玩月墜水榜救不及  
了却將三兩銀子賞與舟人爲酒錢舟人會意誰敢開口船中  
雖跟得有鷓鴣婢子只道王母

只爲團頭號不香  
天緣結髮終難解

一頓得意棄糟糠  
賣得人呼薄倖俗

一手不在活下有詩爲證

你說事有湊巧莫稽移船去後剛七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  
也是新上任的泊舟於采石北岸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墜水處  
許德厚和夫人推牕看月開懷飲酒尚未曾睡忽聞岸上啼哭  
乃是婦人声音其声哀怨好生淒慘忙呼水手我看果然是個  
單身婦人坐於江岸使叫喚上船來審其來歷原來此婦正是  
無爲軍司戶之妻金玉奴初落水時魂飛魄范已拚着必死忽  
覺水中有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近於江岸玉奴掙托上岸舉

目看時江水茫茫已不見了司戶之蹤悟道丈夫貴而忘賤  
故意欲溺死故妻別圖良配如今雖了性命無處依棲轉思  
苦楚以此痛哭見許公盤問不免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說罷哭  
之不已連訴公夫婦都感傷墮淚道汝休得悲啼肯為我義  
女再作道理玉奴拜謝許公吩咐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  
安排他後艙獨宿叫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又吩咐毋人不許  
洩漏其事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無爲軍正是他所屬地方許  
公是莫司戶的上司大免隨班參謁許公見了莫司戶心中想  
道可惜一表人才幹恁般薄倖之事約過數月許公對僚屬說  
道下官有一女頗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擇一佳婿贊之諸君意  
中有其人否衆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齊聲薦他才品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二 八

非凡堪作東牀之選許公道此子吾亦傷意久矣但少年登第  
心高望厚未必肯贊吾家衆僚屬道彼出身寒門得公救拔如  
蕪蔑倚玉樹何幸如之豈以入贅爲嫌乎許公道諸君既酌救  
可行可與莫司乃言之但云出自諸君之意以保其情莫說下  
官恐有妨礙衆人領命遂與莫稽說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  
正要攀高况且聯姻上司求之不得便欣大應道此事全仗五  
成當效銜結之報衆人道當得當得隨即將言回復許公許公  
道雖承司戶不棄但下官夫婦鍾愛此女嬌養成性所以不捨  
得出嫁只怕司戶少年氣槩不相饒讓或致小有嫌小有傷下  
官夫婦之心原是預先請過凡事容耐些方敢贊入衆人領命  
又到司戶處傳話司戶無不依光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

一般用金花綵幣爲納聘之儀選了吉期皮鬆骨養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却說許公先叫夫人與王奴說老相公憐你寡居欲重贅一少年進士你不可推阻王奴答道奴家雖出寒門頗知禮教既與莫郎結髮從一而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盡其道豈肯改嫁以傷婦節言畢淚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誠情實說道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士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倖務要你夫妻再合只說有個親生女兒要招贅一婿却叫衆僚屬與莫郎說親莫郎欣然听命只今晚入贅吾家等他進房之時須是如此如此與你出這口嘔氣王奴方纔收淚重勻粉面再整新妝打點結親之事到晚莫司口冠帶齊整帽插金花身披紅錦跨着雕鞍駿馬兩班鼓樂前導衆僚屬都來送親一路行來誰不賜采正是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二

九

鼓樂喧闐自馬來  
團頭喜換高門春

風流佳婿當計哉  
飛石江邊不足哀

是夜轉運使鋪纏結彩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門莫司口到門下馬許公冠帶出迎衆官僚都別去莫司口直入私宅新人用紅帕覆首兩個養娘扶將出來掌札人在檻外唱禮雙雙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文母然後交拜禮畢送歸洞房做花燭運席莫司口此時心中如登九霄雲裡懽喜不可形容仰着臉昂然而入總跨進房門忽然兩邊門側裡走出七八個老嫗了發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莫司口叫喊不迭正沒想一頭撞傷做一推蹬倒大叫岳父岳母救命正在危急只听得房中嬌声宛轉叫道休打奴薄情郎且喚來相見衆人方纔住手七八個老

極了髮在耳旁拽脫膊好似六賊賊彌陀一般脚不粘地攔到  
新人面前司戶口中還說道下官何罪攀眼看時畫燭輝煌德  
見上边端端正正坐着個新人不是別人却是故妻金玉奴莫  
稽此時魂不附体乱嚷道有鬼有鬼衆人卻笑起來只見許公  
自外而入叫道賢婿你疑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非鬼  
也莫稽心頭方纔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我莫稽知罪了望  
大人包容之許公道此事與下官無干只吾女沒辨活就罷了  
玉奴唾其面罵道蕩倖賊你不記宋弘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當初你空手贅入吾門虧得我家資財讀書  
延譽以致成名不致之心守一人曰此也今日奴家指望夫榮妻貴何期你忘恩負  
本就不念結髮之情恩將仇報將奴推隨江心幸得天天可憐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二 十

得遇恩爹捉救收爲義女不然一定葬于江魚之腹你却于心  
何忍今日有何顏面再與你完聚說罷教声大哭于薄倖萬薄  
倖罵不住口莫稽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斗惹許公見  
罵得勾了方纔把莫稽扶起劝王奴道我兄息怒如今賢婿悔  
罪糾然不敢輕慢你了你兩個雖是舊月夫妻在我家只算新  
婚花燭凡事看我之面閑言閑語一筆都勾罷了对莫稽說道  
賢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別人今宵只索忍耐待我教你丈母來  
解劝說罷出房少刻夫人來到又調停了許多說評二人方纔  
和睦次日許公設宴以待新女婿將前日所下金花綵幣依舊  
送还迨一女不受二聘賢婿前番在全家已費過了今番下官  
不敢重收受莫稽低頭無語許公道賢婿前番令岳翁卑

賤以致夫婦失愛幾乘倫理今下官備員通判只恐官卑職小尚  
未滿賢壻之意莫稽漲得面皮紅紫只是離席謝罪有詩爲證

癡心指望締高姻

誰料新人是舊人

打罵一場羞滿面

問他何取岳翁新

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比前加倍許公與夫人待玉奴如  
真女待莫稽如真壻王奴待許公夫婦亦如真爹媽無異連莫  
稽都感動了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所奉養送終後來許公夫  
婦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報其恩莫稽年至五十餘先玉奴  
而卒其將死數日前夢神人對他說汝壽本不止比爲汝昔日  
無故殺妻滅倫賊義上干神怒減壽一紀減祿三秩汝妻之不  
死再合亦是神明曲祐一救無辜一薄爾罪也莫稽夢覺嗟嘆  
今古奇觀 卷之二十二

對家人說夢如神語料道病已不起正是

舉心動念天知道

果報昭彰豈有私

莫氏與許氏世爲通家兄弟往來不絕詩云

宋弘守義稱高節

黃允休妻罵薄情

試看莫生婚再合

姻緣前定枉勞神

唐解元玩世出奇

三通鼓角四更雞

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秋冬又春夏

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人顏老

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閒靠穩便

一壺濁酒一餐蔬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  
明蓋也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詠賦詩文一揮立就為  
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於蘇郡家住吳越做秀才時  
曾教連珠體做花月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  
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好處深花睡月明中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三

一

等句為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直宗師科考曹  
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誌鄞縣人最不喜古文辭聞唐  
寅時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却得曹公一力解救雖  
然免禍却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水附一名於遺  
才之未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曾試至京文名愈著公卿皆折  
節下交以識面為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賈題恐人議論  
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為榜首壓服衆心得唐寅甚喜許以會元  
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向人誇說今年我定做元了衆人已  
聞程詹事有私又忌伯虎之才聞傳主司不公言官聞風動本  
聖首不許程詹事問卷庶詹寅俱下詔獄問革伯虎以鄉絕意  
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為唐解元得唐解元詩太字畫片紙

尺幅如獲重宝其中佳畫七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屬

不減金丹一畫出爭以重價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為登

開來為幅丹意賣

不為人開造業錢

却說蘇州六門葑盤香閨畫齋那六門中只有閨門最盛乃角

翠紳三千樓士下

黃金百萬水東西

五更市販何曾絕

四言方言總一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閨門遊船之上就有詩多斯又中人慕名求

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

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便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

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傍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求

小鬟眉目秀艷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開口而笑須臾

船過解元神湯魂搖問舟人可認得去那船兒么舟人答言

此唐乃無錫華孝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急呼小艇不至心

金古音規 卷之三十三

二

中如荷所玷班妻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兜搖將出

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乱呼乱喊那船漸上至

近艙中一人走出船頭叫吉伯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索解

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好友王雅宜便道急急要答拜一

來朋友故此要緊兄的船在那裡去雅宜道弟同兩個舍亲到

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

回去如今只得要趕便了雅宜道兄若要夫快些回家收拾弟

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么雅宜道香燭

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裡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

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艙中朋友敘了禮連呼

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即忙撐篙搖櫓行不多

盼望見這隻畫船就在前面解元吩咐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瓦錫見書船搖進城裡解元道到了這所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停舟明日早行我們到城裡略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鄒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衆人獨自一個走去尋那畫船却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踪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听得呼喝之声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个仆人前引一乘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閨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元心中歎遠處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亭王府適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三

三

纓橋中乃夫一也解元得了安信問路出城恰好船士取了水幾到少頃王稚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裡去了教我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搭就搭散了又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夜半忽於夢中狂呼如歷歷之狀衆人皆驚喚醒問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寺金杆擊我責我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稚宜等信以為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去的解元別了衆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却說遺忘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承賞了舟子依去登岸到一飯店攤下旧衣被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之狀走至華府典舖內以典承爲由典主管相見早詞

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宜吳縣人氏頗善考校一个小館  
為生近因抽荆亡故又失了館孤身无活欲投一大家充書辦  
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时不敢忘恩因於袖中取出如  
楷數行典主管觀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答道待  
我晚閒進府稟過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主管果去將字  
樣稟知李士李士看了誇道寫得好不是俗人之筆明日可換  
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元解元見了李士李士  
見其仪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曾讀冯公解元道曾考  
過幾遍童生不得進李經書還都記得李士問是那經解元雖  
習尚少其实五經俱通的曉得李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经李  
士大喜道我考房中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此作伴廣問他要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三

四

多少身價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衣服窠待後老谷中  
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李士更喜就斗王管於典中尋幾件  
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至市館見了公子叫華  
安抄寫文字文字中有了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  
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时放下书的華安道從來  
不曾曠字但為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叫他改削華  
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鉄成金手役有时題以疑難華安就與公  
子謂解若公子做不出时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李問  
驟進向主人誇獎李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獅子所及若  
非抄寫必是情人呼公子詰問其由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會經  
華安改竄李士大驚與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

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玉但左手有枝指闊

其內華安立於傍边嘿然無語夫人叫老時藝如此想古作亦

一個中你的意就配與你華安只不開言劉授之以意輒令代

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了頭記沒個日深賞賜比衆人加

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不效喜因而潛訪前

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這來不齊既蒙恩待頌刻不離者計無

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朱門開似婚半垂孤

他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安所踴甚加稱獎但

秋香冬瑞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炉屬意也適典中主管

服冬瑞掌酒果食品管家老姆、傅夫人性毫忽無私學士欲

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救來秋香依旧青以夫人商議呼媒婆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三 五

站立夫人背後啻蠟燭光明如晝華安早疑知夫人說華安蒙

宛然在目他這不曾開口那老姆、知趣、外面小家之女不習

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垂安之願也媒婆依

這一位小娘子是遂平生夫人回韻秋香此誠為兩便但華安

出天華安回典舖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日又做了府中得力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晚夫人坐於中堂灯

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拋到两边恰似一玳女

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命喚華安華安進了

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卺成婚男欢女悦自得用欲賞尔一房裏

華安道此君願面善何况會相會來華安病下去照他一照華

徒為無聊夜臥

條楊風靜

說典青天

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書

獨步徘徊

也不若喚他到中堂

難將心事和人說

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的那青衣小鬟不在

其文詞意兼美字復精士愈加欢喜道你呼你去問華安那

可現也乃留內書房堂書記一應往來乃夫人心不樂叫華

筆煩簡曲當學士從才曾增減一字罷信中你意的華安道復

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是曠古隆恩粉身難

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與顯得尽觀夫人笑

風雨送春丹桂鵬愁花亂飛青苔滿院四個一發喚出來此

食牛歌蕭孤影汪淚憶丹期相恨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間之詞知事的叫做春媚夏清

以為壯年鰥處不無傷感初不意其有所茶籠秋香掌四時衣

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節出納之命將四個喚出來

遂用為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衣老姆引出中堂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三 六

欲為娶孀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已看見了昔日丰姿

老爺夫人提拔復為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先來問道可看中了

裡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將手指道若得官書

言稟知夫人夫入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微而笑叫華安且

初來時不領身價原指望一房好媳婦今甚好恨者未曾上子

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鳥栖枝 明月知 遂吟詩一首詩云

將許多了髮听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房室其牀帳家伙無

燭輝爐將了髮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東送西摆得一室之

仙簇擁著王母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華安與秋香中堂双

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不必說夜半秋香向

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叫老姆搵頭小娘子白

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向華安道向日閨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  
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賤之輩向故屈身於  
此華安道吾爲小娘子傍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  
香道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競求書畫吾一槩不理倚意  
酌酒旁若無人妾知君非月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  
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南門備上  
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眼睛果然果然秋香道你既非  
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姪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  
元也典你三生有緣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典  
你圖諧老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為賤妾之故不惜  
辱于金之驅妾豈敢不惟命是從華安次日將其中賬目細細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三 七

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牀帳器皿另開一賬又

將各人

所贈之物亦開一賬纖毫不取其是三宗賬目鎖在一

同護書味內其鑰匙即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裡遊 行踪端為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聲踏

好身今去尚含羞

好事已成誰索笑

只在康宜兩字頭

是夜催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鎖同秋香

下船連夜望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

學士叫打開看時林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兩賬目開載明白

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擡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人句讀了一遍

想此人原各下是康宜又不知甚麼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

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  
逃去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裡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

要明白了這椿事迹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  
康宣秋香杳無影嚮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边了忽一日學  
士到蘇州拜客從閭門經過家童看見書房中有一秀才坐而  
觀書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戒指報典學士知道學士不信  
吩咐此童再去看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家童覆身到書坊水  
那秀才又和著一個同巷說話剛下階頭家童乘巧悄之隨之  
那兩個轉灣向童子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告爰  
窵其形相分明典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家童回轉書坊問  
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虎解元相公  
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方纔同去的那一  
位可就是文相公麼店主道那是祝板山也都是般名士家  
今古奇觀

卷之三十三

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開唐伯虎放達

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專了名

帖拜謁吳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立而坐學士再三

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戒指意欲問之難

于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生學士有疑未決亦不敢

輕別遂同至書房見其擺設齊整嘖嘖歎羨少停酒至賓主對

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

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曾讀書於舍下

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仲讀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柬後又在

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叫他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

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

學生面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畧知風声么解元  
又唯唯學士見說不明不自只是胡容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  
道此入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歧指不知何故解元又  
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桌上書籍見書內有緘  
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卽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出詩問道  
這八句詩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有  
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  
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不學生還坐不然自告辞矣解元便道應  
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呷了數杯解元巨醺  
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士惓惓請教止欲  
剖胸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獻茶看看  
古今奇規 卷之三十三 九

天晚童子點燭到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辞解元道請老先  
王暫那貴表肯決所疑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共  
入後堂堂中燈火煌煌裏面傳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侍侍  
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珠重遮不露嬌面學士惶悚退  
避解元一手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這家長者當當拜見不必  
避嫌了鬢鋪瓊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  
拖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得兩個揖甚不過意拜  
罷解元攜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  
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嬌  
片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是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  
元命童整林盤盥盥盥更酌酒中學士復那其詳解元將蘭門掩

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極大笑學士道今日即不敢以  
記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  
丈人杖奩耳二人復大笑是日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  
中詩句置於桌上反覆玩味首快道擬向華陽洞裡遊是說有  
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踪端爲可人留分明爲中途遇了秋香攬  
攔住了第二聯紅拂同高階改向宋家惜下流說他屈身投  
靠便有相擊而進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去尚  
含羞這兩句明白未聯主人若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唐  
字典唐字頭一般宣字與夏字頭無二是彰著唐寅二字我自  
不能推詳耳也此舉雖是恹癡然封还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  
之人不好各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  
今古奇聞 卷之三十三 十

人亦駭然于是學具妝奩約值千金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  
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  
流話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焚香默坐自省已

心中有甚害人謀  
爲人能犯口應心  
其餘小德或出入  
有排花杖手把杯  
食色信也古人口  
及至心中與口中  
虛爲不善陽捕之  
謂坐日听吾語女  
死見問君而不捕

口裏喃喃想心裏  
口中有甚欺人語  
孝弟忠信從此始  
焉能磨滅吾行止  
所罷歌重看舞女  
今人乃以爲之恥  
多少欺人沒天理  
則何益矣徒勞耳  
凡人有生必有死  
解是豈不好男子

